

新民·环球

本报国际新闻部主编 | 第 718 期 | 2021 年 4 月 1 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 丁珏华 编辑邮箱: xmhw@xmwb.com.cn

“谁控制了粮食, 谁就控制了人类” 粮价暴涨如何打赢“粮食战争”?

文 / 艾舟

随着世界经济复苏, 尤其是美元流动性泛滥风险增加, 国际粮价近段时间呈暴涨之势, 如何确保粮食供应、维护粮食安全再度成为全球热议话题。

其实, 粮食作为人类维持生存的必需品, 其属性必然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掌握粮食等重要食品全球定价权的西方世界, 早已在国际事务中把粮食“武器化”, 一场“粮食战争”已经或正在上演。

美国搞垮苏联 “特殊武器”奏效

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坦言, “谁控制了粮食, 谁就控制了人类”。粮食同石油和货币一道, 被美国视为掌控世界的三大锁钥。

基辛格的论断并非基于想象, 而是美国的历史实践。在靠发“战争财”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后, 美国在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和霸权地位的博弈中, 越发擅长发挥粮食这种“特殊武器”的重要作用。

二战结束之后, 欧洲普遍缺粮, 英国 1949 年还在实行面包和马铃薯配给制, “美食之都”巴黎上世纪 50 年代还在使用粮票。鉴于西欧多国的立场在数百万饥民的愤怒中摇摆不定, 美国以人道为名, 把大批粮食以赈灾的方式提供给法国、意大利等国。至于已经倒向苏联的东欧诸国, 虽然在战火中受损更加严重, 却几乎没有得到美国的一粒粮食。

但这未能改变苏联把重工业作为重心的发展方针, 大规模垦荒的做法虽有短期成效, 却难以持久。从上世纪 60 年代出现第一次粮食危机起, 苏联逐渐走上一条不归路——以石油外汇从境外尤其是美国购买粮食。整个 70 年代, 苏联从美国购粮近 3000 万吨, 以至于美国国内农产品和肉类大幅涨价。

苏联暂时尝到了甜头, 却为美国里根政府推出“逆向石油冲击”战略做了垫脚石。里根在军备竞赛上毫不相让的同时, 一面以“粮食贸易自由化”麻痹苏联, 一面极力打压自上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以来高企的油价。结果全球粮价不断高涨, 苏联不得不加速举债。到 1991 年解体前, 苏联外债高达 1200 亿美元, 已陷入无款可贷、无处购粮的窘境。

当排几个小时队才能买到面包的情景在莫斯科街头频频出现时, 人们才意识到, 国际竞争的胜负不一定取决于军事、航天等高科技产业, 反而可能是面包、牛奶等最基本的产品。然而, 时间不会倒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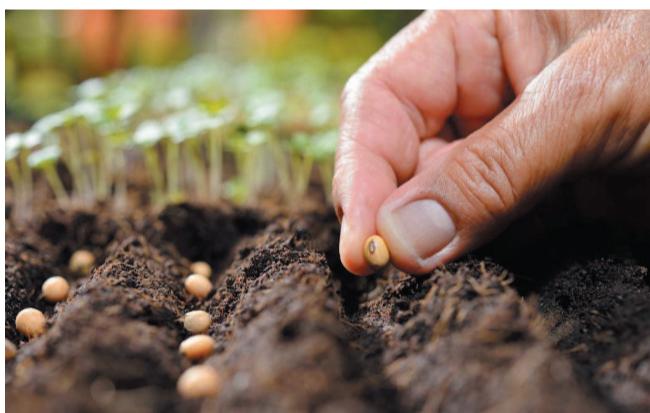
凭借出口种子 在全球“割韭菜”

粮食是美国搞垮苏联的奇兵, 也是美国在全球“割韭菜”的利刃。



美国农民大规模机械化收割粮食

图 9



阿根廷农民种植转基因大豆

图 8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解决好种子问题”同“耕地问题”一道被列为国内经济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粮食价格不稳 激发社会动荡

粮食生产并非粮食安全的全部, 在某种程度上, 维系粮食价格稳定并实现合理分配更为重要。

在“阿拉伯之春”前的埃及, 政府允许贫困人口每天可购买 3 张由政府补贴的大饼, 这虽然需要政府每年花费 30 亿美元巨额外汇进口小麦, 但起码让底层人民不会饿肚子, 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然而 2011 年全球小麦价格忽然翻倍, 埃及政府财政压力骤然增长, 在大饼价格跟着上涨的同时, 更多的人也不得不加入购买大饼的行列。饥饿感最终成为点燃累积多年矛盾的导火索, 引发埃及持续数年的动荡。

不难发现, 粮食价格的变动较之天灾更容易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激起社会动荡。但在现行国际经贸体系下, 国际粮价的定价权基本掌握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手里, 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多少话语权。

大宗商品交易一般采用期货交易模式, 定价也以期货价格为基准。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是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影响期货价格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农业部的各种报告和发言。换句话说, 关系全球数十亿人温饱和安全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农业部。它只要动动嘴皮, 就可以影响国际粮价, 进而搅动风云。

纵观一段段“粮食战争”的血泪教训不难发现, 相较于外部矛盾, 现代国家更容易被内部问题打败。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稳定粮食生产, 确保供应稳定, 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当下具备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相关链接

联合国粮农组织 发出大饥荒警告

联合国粮农组织 3 月 23 日发布《饥饿爆发点》报告, 向世界发出预警, 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更大规模援助行动, 超过 20 个国家的重度饥饿人数将在未来数月内飙升, 3400 多万人距离饥荒仅一步之遥。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 全球食品价格指数截至 2 月已连续 9 个月上扬, 并创下 2014 年 7 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尤以主要谷物价格涨幅惊人, 高粱同比上涨 82.1%, 玉米同比上涨 45.5%, 小麦同比上涨 19.8%。

联合国粮农组织同期发布的农产品产量预计显示, 世界谷物产量预计同比增长 1.9%, 增至 27.61 亿吨。

中国部分农产品 要大量进口种子

中国种子有多依赖外国? 中国虽是农业大国, 但种子行业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技术差距, 部分农产品需要大量进口外国种子, 存在被外国“卡脖子”的隐患。

根据《2019 年中国种业发展报告》, 2018 年中国进口农作物种子 7200 余万公斤, 进口额 4.75 亿美元, 其中蔬菜种子进口额 2.28 亿美元, 来自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水稻和小麦种子国产化率比较高, 但一些蔬菜如番茄、洋葱、茄子、胡萝卜、辣椒等种子高度依赖进口, 作为“准主粮”的玉米和马铃薯种子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进口。

虽然中国从几十个国家进口种子, 但美国在全球种子业 10 强中占据 4 席, 有着巨大的市场和技术优势。相比之下, 中国还没有世界级种子业巨头。

目前全球排名靠前的种子业巨头有美国的杜邦、孟山都、道化工, 瑞士的先正达, 法国的利马格兰, 墨西哥的圣尼斯和荷兰的埃德瓦塔等。其中, 杜邦是全球最大的种子业公司, 玉米种子占全球杂交玉米市场 40% 以上; 孟山都在棉花、大豆和转基因玉米种子上优势巨大; 利马格兰是全球最大蔬菜种子业公司之一。